

骑字飞行

赋予每一个汉字以灵魂

文字 或者思想 也可以像音乐一样舞蹈

继上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梁实秋力推灵性小品之后，七十年后重现

FLYING WITH WORDS

韩国强（天骄）◎著



骑字飞行

赋予每一个汉字以灵魂
文字 或者思想 也可以像音乐一样舞蹈

韩国强/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骑字飞行 / 韩国强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300-10131-6

I. 骑…

II. 韩…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01534号

骑字飞行

韩国强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开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张 14.25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80 000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欢愉与嘲讽

我的两位诗人朋友在网络江湖上成了一时热点人物，叶匡政兄因为不满泛媒体时代伪时评遍地开花，冒天下之大不韪指出“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顿时犹如捅了马蜂窝引来毒刺无数被怒斥为“伪精英”；小七兄也因为兴之所致信手点评了某媒体冗长拖沓大词横飞的创刊辞而被一大堆伪马甲痛骂为“笨蛋”、“乡下人”，两位仁兄大概都是对“读者面前堆满了文字，却找不到任何思想的出路”的文章太过痛心疾首了，忍不住诗性激荡要从正面或侧面提醒某些码字者要有逻辑清晰、惜字如金的敬畏精神，不料对这一常识的强调反被视为哗众取宠、混淆是非，实在是口水横飞、虚妄纵放的网络时代最坚硬切实的一次写生与反向的嘲讽。

这样的嘲讽，不过是网络暴力的一种悲哀，两位诗兄估计当是一笑了之。

而我一动手把文章的开头写成这样，是因为个人对当下很多码字者明明能够用一句话把一个观点、一个故事表达清楚却总喜欢颠来倒去绕圈子敷衍成一篇长长的所谓文章的举止同样深恶痛绝。在这样的情绪背景下静心浏览《骑字飞行》的电子版，我突然觉得，天骄在这个时候端出这样一本像匕首一样柔软的集子，无意间完成了对上述乱象的嘲讽。

我突然喜欢起“嘲讽”这个词。

真正的嘲讽是一种境界，应该带有个人的体温与睿智，应该是一种严肃的嬉戏，应该把洞察演绎为想象。脸上总是挂着蒙娜丽莎式微笑的诗人天骄，总能够把游戏精神和怀疑精神合二为一的前诗人天骄，用他独特的风格彰告我们，干净收敛的文本，才是个人生活与思维真正的映射。

天骄长年隐逸网络江湖，一直坚持以他简练精巧的断章散记嬉游于现实之上，嘲讽于键盘之外。弃铺陈，废修饰，求明畅，达纯粹，遐思晖映四野，灵想直指内心。体物写志，微言毕显；察人辨事，曲径通幽。只言片字，或逍遥，或猖狂，或隽永，或机趣，信

手拈来，舒卷自如，让读者闻弦歌而知雅意，览留白而得禅喻，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在现实的细微之处，才能发现个人冥想的乐趣，而文字，因为性灵依附而潜藏无上欢愉。”

让文字成为欢愉，必须要有一种破解庸常生活的耐心与智慧，而天骄，好似网络时代的一个卡夫卡，他不仅让网友把跟帖读成了诗句，还把他的日常关注写成了寓言，他把对生活的热爱变形为一种调侃，他把对生命的尊重提炼为一种孤独，在他跳跃而诡秘的文字背后，欢愉其实不是目的，我们更应该从他的揭示、判断、嘲弄与预言中，顿悟如何在喧嚣的尘世让自己的灵魂更加自由灿烂地飞翔。

而在令人欢愉的文字的反面，我同时也读到了他对这个时代的焦虑、恐慌、偏执、嫉妒、破碎、空虚、易怒、贪欲等社会底色、生命隐疾的嘲讽、调适与圆融，他“骑字飞行，接近湛蓝”，我们却大可把这本书放在洗手间里，把其当做网络时代的便条集，在你暂时离开电脑如厕时随便翻阅，照样能享受上网的乐趣。

《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 陈朝华

一个诗人的社会身份

“骑字飞行”的书名，让我一下子想起第一次看宫崎骏的《小魔女宅急便》，那种轻盈的感觉。《小魔女》是那种很会讲故事的片子，也不交待来龙去脉，也不管它前因后果，一上来就告诉你“一个会飞的女孩子要出发了”，立刻勾引出你看下去的欲望。这就好比有些朋友，一见面，不需要谈经历，不需要心灵探讨，“自来熟”，我就是这样的，你就喜欢我吧。

骑字的主人是天骄，诗歌是他的魔棒或扫把。他是上海的孤独少年，落脚点在静安区某70多年历史的公寓楼的顶层。总的看来，他确实有魔幻的现实基础，但是他并不是自来熟的人，无法像那个用飞行术做宅急便生意的小魔女一样，获得尘世的满足。飞行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字亦是。于是，他跟这个城市，有点客气的疏离。他离开这个城市，又回到这个城市。他骑着他热爱的文字，在城市的上空盘旋，累的时候，会安歇在那座公寓的顶层，和三五知己，音乐诗酒，畅意人生。

虽然与居住城市保持着客气的关系，天骄并不是这个城市的客人。在这座公寓的顶楼落脚之前，天骄在这个城市曾经有过一处居。不过城市总是贪婪的，不断膨胀，吞掉每个人的记忆和祖居。天骄跟这个城市变得客气大概跟这有点关系。这本书收录了一则“一个少年的孤独背影”，大概不单是一个诗人的复杂情绪，也是所有在城市中不得不过着迁徙生活的人们的情绪。

天骄对自己的身份描述是“诗人或传媒人”。这个“或”字用得一般。他的意思大概是，这两个身份不能同时存在，用一个身份的时候，另一个就消失了。特别是，当他是诗人的时候，他就不复传媒人的面貌。诗人和传媒人其实是很难并列的两种身份，诗人的心是柔软的，脸是纯净的，而传媒人的心是刚硬的，脸是复杂的，甚至是多面的。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大多数传媒人都要靠多面的脸孔生存，一个传媒人不可能同时是一个诗人。天骄也不可能。所以天骄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诗人，他的传媒人身份用得并不多。

这并不意味着天骄不喜欢传媒人这个社会身份。事实上，我猜他一直把传媒事业当作自己的社会理想。作为上海最早尝试传媒革新的人，天骄的成就本应该更大。但是传媒在国内似乎更接近一门政治或一门生意，而不是事业。把传媒当事业的人，只能够生活得更艰苦一些。

这本书里零星提到了天骄身边一些来来去去的潮流人物，最初他们一起骑字飞行，后来他们的飞行术表演赶上了时代，万众欢腾了，他们便喜欢上了宅急便的生活。天骄笑笑地看着他们，继续用他喜欢的姿势，飞在他喜欢的城市上空。纯粹的飞行还是会更美妙的，他们总会回来。

我曾经很不靠谱地劝告天骄，他应该像黄怒波一样，改行做房地产。毕竟，这个时代的高速经济发展，都是富有“诗人”气质的政客和商人哄抬起来的。而奇怪的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多为由富有师爷气质的政客把持的。他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靠谱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哪天天骄能请我和庆旭弟再到鸭川上喝几杯。世博转眼要在上海开了。我们这三个因为爱知世博聚会的三剑客，2010年起码应该在上海喝一杯。

（原《新京报》副总编辑） <TIMEOUT>主编者 李多钰

目 录 contents

欢愉与嘲讽	I
一个诗人的社会身份	III

悉之

青眼与白眼	3
校园	4
叙述者王群	5
木头	6
老李	8
柯生	9
老杨	10
老万	12
不及物	13
南烂北贱	14
绿洲	15
退化	16
丧钟	17
焚琴煮鹤	18
男孩子	19
老酒鬼Tom Waits	20
短歌行	21
短命天才	22
天边外	23
血族	24

一个少年的背影	26
王寅	27
生命迹象	28
纳斯达克	29
当钱成为信仰	30

嘻之

乡村生活守则	33
搞头	34
戒烟	35
目	36
断网	37
天骄故居	38
造字	39
等死	40
最佳香陪	41
连胜	42
闷骚大师	43
北朝鲜餐馆	44

AD和ED	45
稿费	46
惰性气体	47
巴菲特和老李	48
遗嘱	49
生为女人的成功	50
拒绝成长	51
缺点	52
大师之死	53
猪栏	55
Arab Strap	56
观念	57
诗集	58
时尚	59
散仙	60
野史	61
话头	62
闪婚	63
掐头去尾，不要中间	64
出行	65
美食家	66
一年工作0天	67
狄士累利	68
Party男女	69
美国人和法国人	70
出国游	71
石头	72
连锁	73

自由下载	74
过气	75
浮尘	76
抓人	77
坚信	78

析之

幻马	81
备份	82
寻根	83
冰岛	84
玩家	85
固话	86
绿色生活	87
神游	88
孤悬	89
庆生	90
死亡男女	91
殊途	92
子不语	93
信念	94
游离	95
总和	96
沉默	97
酒后远行	98
作客	99
消失	100

爱因斯坦的上帝	101
神迹	102
赝品	103
遗香	104
无常	105
九重	106
多余	107
大寿	108
不作解释	109
强者的孤独	110
不确定	111
一切皆有可能	112
没有	113
那些地方	114
Gliese 581 c	115
暂时的	116
死亡的诱引	117
帝都	118
看客	119
恶习	120
身份	121
嬉皮士	122
地下丝绒	123
香颂	124
精进	125
优雅不过邵飘萍	126
Roger Waters	127
不一样的漂流	128

毒品和男色	130
初入未知国境	132
牛顿	133
我最欣赏的上海少年	134
一个人在途上	135
台风	136
钥匙问题	137
少年科尔的悬浮	138
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	139
未来	140
少年天才	141
病毒	142
负债	143
DNA写作	144
雷克雅未克	145
西部	146
香格里拉	147
郡王府	150
天才们的爱情	151
士	153
关于真相的真相	154
五月花号	155
城隍庙	156
米尔斯的责问	158
循环事件	160
一团乱麻	161
我们的人	162
布鲁图斯	163

商业改变世界	164
节日	166

犀之

摄影大师计划	169
我在IT界最风光的三年	170
珍惜生命，远离报纸	171
创作	172
面相	173
生活	174
伟大的虚荣心	175
慢慢来	176
不当真	177
沉静	178
数字化生存	179
炁	180
人类1.0版	181
不进圈子的好处	182
如何保持一副庸俗的面孔？	183
导体	184
亚马逊行军蚁	185
卷舌	186
诗人和音乐人	187
没落贵族	188
专栏作家	189

神罩心安	190
屈服	191
桐城派	192
我和另一个我	193
毁版	194
发呆	195
忧伤是一件冷兵器	196
世事苟如此，且饮杯中物	197
足球战争	198
老师	199
梦想照进现实	200
中央厨房	201
壮烈风景	202
人生不满百	203
废纸行业	204
善于沉默的人正在变多	205
速度	206
大牌是怎样炼成的	207
经济学家	208
威胁	209
会计师都是艺术家	210
谁来决定群体命运？	211
不适宜人类居住	212
发现	213
跋	214

悉之

一样的哀志与情伤，一样的沉郁和猖狂。

手握敏感，总也好过手握一万条真理。

手握红尘白日，总也好过，手握终极的恐惧。

人类只是一小撮，世界只是一粒沙。

我只是无限命运中的一个，天空难以穷尽，上帝岂止在意人类。

青眼与白眼

我的大学同舍，白手起家，资产过亿了。

这位同学，骂人一绝。特别是骂手下员工，可以持续数个小时的唾沫横飞。

一二三四，换个姿势，再改竖飞。

二二三四，再来一次，又换斜飞。

据说现在，他人老体衰，唾腺紊乱，观之横飞，忽焉斜飞，常让手下员工避之不及。

在他成为上海首富之前，毫无悬念地，被我们誉为“上海首骂”。

骂谁不重要，关键是骂这事本身，充满了仪式感。

就像我们经常性地，充满仪式感地夸人。

曾有一度我是上海首夸。

到现在当真的人已几近于无。

搞得我，闲来无事只好夸夸陌生人。

口不臧否人物，那是竹林人物的境界。

即便阮籍，对来客也要示以青眼白眼的分别。

鲁迅就很佩服阮籍：白眼我会，青眼我做不来。

可见青眼之难，搞不好就成了媚眼。

大家没事可以练练。

校园

李骥总是在读书。

从一个学校读到另一个学校，从一个班上到另一个班。

潜意识中，他已经离不开校园。

有几年，我恍恍惚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学校。

晚上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好像读了一个法学士，一个戏剧创作培训班。我甚至认为自己真的念过了。早上起床，我翻箱倒柜找文凭。然后坐在沙发上发呆。

在武大读研的一个朋友和我说：很想和我换个人生。

我说好，换吧。

她思忖一会儿又说可不换了。

2006年的复旦毕业典礼，是我近十年最开心的一天。

看着同学们一个个上台领取证书，坐在我边上的新华传媒董事长老哈整了整硕士帽，突然对我说：真想读下去，再参加博士毕业典礼。老哈是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

小七也要回复旦读博。作为晚年计划的一部分，他只想“教教书，不想和人打交道”。

我提醒他：即便回复旦，也是要和人打交道的。

所以，还是做学生更单纯。

不是吗？可以在学校里读读书，间或地翘翘课，骂骂小七老师，远比教书来得有趣。

叙述者王群

大凡倾诉者，尤其是向我讲述他们所谓的爱情，都是自以为轰轰烈烈。

《围城》中的赵辛楣就很清醒，他对汪太太说：“这种事，本人讲得津津有味，旁人只觉得平常可笑。”

关于王群的故事，我听他断断续续的，讲了很久。

为了一个女人，在短短两年间，他伤害了所有的亲人，背叛了莫逆的朋友，遭遇了无辜者的死亡。

他说：“我是一个十恶不赦者，抛弃戒律，违背天条。”

他所面临的，是被这个世间的彻底唾弃。

当他坐在我对面，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安静的宅男。

什么叫做两世为人。

他所选择的爱情，需要他与全世界为敌，所以注定失败。

就像堕落天使路西法，他经历了从彻底放纵到永远囚禁的巨大翻转。

就仿佛是，一团燃烧中途突然熄灭的焰火。

他就那样久久孤悬在半空。

那些出自真实生活的伟大爱情，在经历了叙述者的层层筛选之后，总是变得文过饰非，暧昧可疑。

孤悬者王群例外。

我劝他说：去写小说吧。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

木头

常有北方的朋友遥指着上海：声色犬马，男盗女娼。前者指的就是新天地，后者指哪儿我不清楚，上海地方太大。

新天地原来的LA MAISON，还算个好地方，浑身披白，音乐甚是迷幻，透过干冰炮制的雾气，可以看见单身男女，在吧台上坐着。

不过后来，换了东家，请来了俄罗斯美女跳大腿舞。

说起这些，是因为木头有一次突然邀请我去LA MAISON，我奇怪为什么要两个男人泡吧。木头就说：哦，这里有俄罗斯大腿舞。

木头是教我上网的第一人，1998年夏天，木头帮我安装了电脑，说：“你以后，不要怪我。”为了增加说服力，他解释道：这东西，正在改变中国。木头总是把事情提到一个高度，又重重扔下，因为他又补充说，上YAHOO，输入FREE SEX，有好东西。

木头非常善良。我的电脑维护，全是他干的。有一次搬家，重装电脑，木头帮我忙乎了一天，催他一起出去吃饭，他头也不抬：先弄完先弄完。

木头以前常穿吊带裤，外出约会前，要磨蹭很长时间，还很妖媚地说：我要打扮打扮。成为易趣网副总裁后，木头神态从容很多，沉静很多。

某次他带着手提，最新款的，到我家里，先是打开手提，炫耀了一番功能，然后抬头，第一句话就是：“你不会让我帮你修电脑吧，现在我的时间，每分钟要以美元计。”

看看，纳斯达克真害人。当然，他此后再没穿过吊带裤。纳斯达克只接受摆在办公桌上的双脚，接受T恤和牛仔裤，拒绝吊带裤。

木头是科幻迷，他曾经弄过一个主页，叫“幻”，做完让我去看。花里胡哨的，页面上填满了奇怪的东西。我很礼貌地对他说：很